

长着眼睛的桥

○金增秀

聊城多水，水多桥便多。

有的桥只是桥，横在那里让人走过罢了。

南关桥不同，它是有眼睛的。那眼睛就在石栏的裂痕里、桥洞的水影中、石柱的龙鳞间。

你若静下心来，从桥上慢慢地走，便能感觉到那双眼睛清清亮亮地看着你。

这座桥是青石砌的，五孔，敦敦实实在在地卧在水上，远看如巨兽伏波。石栏在逆光里泛着温润的光，摸上去，能感到岁月打磨过的细腻。湖水从桥洞下流过，带着千百年如一日的从容。

我曾听人讲起乾隆皇帝那个梦。他夜宿光岳楼，梦见金龙从天而降，盘踞湖中。次日雨雾里远望，见湖中一堤若隐若现，地方官灵机一动，脱口说那是“龙堤”。龙颜大悦，堤的名字便

定了下来。

堤与南关桥相连，直通古城，让人觉得，仿佛一步就能踏进那个金鳞闪烁的梦里。

事的真假不论，那份灵机一动的巧思却值得品味。世间许多美好的事物，不是眼睛看见了什么，而是心里先有了什么，眼睛才看得见。

南关桥的前身，是一座木质吊桥。洪武年间，白日桥板放下，车马往来；入夜桥板悬起，锁住古城。烽烟起时，号子声中桥板抽离，便能拒敌于外。

一座桥，可以渡人，也可以拒人；可以连接两岸，也可以隔绝两个世界。后来木桥变成石桥，桥的生命便在岁月里延续下来。

真正让这座桥有了灵魂的，是“六知桥”的故事。

清顺治年间，东昌府水患频仍。知府蔡兴周携赈灾银两冒雨抢修河堤。水患平息后，朝廷免了问责，剩了些银两。随行一位河道官员心生贪念，酒席间试探，银子报了损耗，不如分了罢，无人知晓。蔡兴周沉默片刻，掷地有声：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、水知、河知，何来无人知晓？此钱取之于民，理应用之于民！”余银全数化作砖石，修了南关、北关两桥。后人感念其清廉，合称“六知桥”。

“六知”之中，既有天地，又有你我，还特意纳进了水与河。山水有灵，河湖有眼。人可以在暗室里欺瞒自己，却欺不了苍天，也欺不了脚下日夜奔流的河水。

世上的桥，有些渡人，有些渡心。南关桥大约两者皆渡。

从桥上四望，东、西、南、北，那景致，或辽阔，或壮美，或内敛，或沉静，各

有一番气象。

同一座桥，同一个人，换了角度，换了心境，看到的便不一样了。

动中望桥，桥在远方；静中观桥，桥在心间。心里有尘埃，看什么都蒙着灰；心里澄澈了，石纹、水影、龙鳞上的光，便都活了起来。

我数过栏杆上的石柱，东西两侧各有八十二根，柱上雕着龙，形态各异。桥南端东西两侧，各有一条更大的石龙，威风凛凛地盘踞在那里，像是桥的守护神。细看龙的眉眼，没有威严，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慈悲。那慈悲里，藏着一句轻轻的叮咛：君子慎独。

这座桥卧在流水与市井之间，告诉我们，过桥人的一言一行，都被这片天地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它也一直在等，等一个愿意放慢脚步的人，等一个愿意在深夜里自省、在安静中叩问本心的人。

湖岸上烟火安稳，偶尔几声犬吠，远处有人散步，拉着家常。日子平平静静地过着，像湖水一样，不起波澜，却也从不枯竭。

可这喧嚣的人世间，有多少人还记得“六知”的初心？

大道至简。桥只是桥，石只是石，龙也只是石头上的雕刻。所谓“六知”，不过是守住一份清明与坦荡。就像南关桥，数百年风雨不惊，默默承载，无言渡人。

南关桥之所以长着眼睛，不是因为它真有眼睛，而是因为走过它的人，心里先有了一双澄澈的眼睛。心清了，桥便有了眼；心静了，石便有了魂。

那双眼睛，像深夜里的一星灯火，像久违的故人，暖暖地望着你。

你看见了吗？

行走的香椿

○刘斌

今年春天，我和爱人在楼后种了两棵半人高的香椿树。如今到了夏天，两棵树各长出了四五个枝条。

那地方其实并不适合林木生长：地下有建筑垃圾，周围花木高低错落，几乎透不进阳光，两棵香椿像受气的小丫鬟。可它们的生命力着实让人佩服——叶片墨绿，枝杈水润，树干上小小的伤疤，像一双双明亮的眼睛。

在我小时候，老家院子里也有一棵香椿，树龄二十多年，树干碗口粗，枝丫刚好盖过房顶。每年清明前，大人们卡着时辰摘椿芽，太早香味不浓，太迟就老了。太阳未升时，大人在房上摘，孩子在树下拾，捆成一把一把的，送给左邻右舍。那时候，整个村子都飘着香椿的香气。

摘下来的香椿洗净晾干，加盐揉搓出香，腌起来能放到秋天。炒鸡蛋、拌豆腐、拌凉面，都是家常吃法，如今想起仍舌底生津。

那棵老树在翻修房屋时被刨了，父亲用它做了张茶桌，纹理清晰。后来我们搬进平房，父亲第一件事就是从老院移来一棵香椿，栽在屋前，反复嘱咐“要用干净水浇”。没多久，大院九户人家都种了香椿，整个春天，邻里间都飘着这熟悉的香味。拆迁时那棵树也被刨了，直径二十公分，想做茶几的念头，一直没实现。树已去，材犹在。

十年前搬进楼房，我们在楼后又栽了两棵香椿。爱人说：“谁摘都可以，有空看看就好。”现在，小小的香椿树又长在新家的楼后，透过窗就能看见，这种感觉似曾相识。

香椿的谐音，是“乡村”。树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

连载 56

严嵩接过，扫了一眼，说，找机会吧，让这些人知道老夫的手段！

杨继盛被斩西市，身在京师的谢榛自然不可能不知道。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，出面吧不好，不出面也不好。出面，势必得罪当国的严嵩一党。不出面，则得罪与杨继盛友好的李攀龙、王世贞一帮。自己一介草民，在京师能够站稳脚跟已经不易。别的，真非自己所长。这一点，人家崔元郑重地提醒自己，是出于好心、出于理解。

走吧，离开京师吧。趁李攀龙出差外地，正好可以来一个不辞而别。不，不是不辞而别，而是留下一纸书信，就说家中来信催促回家。这样做，也算是说得过去。

王世贞，自然是一时不敢再见了。徐中行倒还可以考虑。宗臣、吴国伦两个，算了，也不见了。

考虑成熟，谢榛于一天天快黑的时候走到徐中行的家门口。站着，等待徐中行从部里回来。时间不长，徐中行坐着马车回来了。见了谢榛，说茂秦，怎么不往家里去？

谢榛说明来意。徐中行便对车夫说，你先别走，稍等一会儿。说完，徐中行进家脱下官服，抱着一坛美酒出来。

两人坐到车上。马车往前行驶。徐中行说，茂秦，我喊上元美、子相、明卿三人吧？

谢榛脸上有点不太自然，说，子与，算了！我怕元美见了我，会不理我。

徐中行想了想，也是，万一两个人争执起来，就不好收场了。攀龙与茂秦，已是吵过一次了，虽然不太激烈，但后果很是不好。宗臣、吴国伦二人，都偏向攀龙，对谢榛无情抨击。

到了一家做山东菜出名的酒家，二人走进一个单间。

谢榛虽然有一肚子不快，但想想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见到妻子、儿子、孙子了，情绪也便好了起来。眼下，又有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武俊岭

徐中行给自己送行，心里便安宁一些了。李孔阳本来是可以喊上的，但人家后来与七子联系不多，想想还是算了。李先芳已经回京师任职，只与自己交往一次。他曾明确地对谢榛说，有李攀龙等人的场合，千万不要喊上我。至于只喝过一两回酒的泛泛之交，谢榛更不想去告别了。对了，京山侯府，怎么着也得去一趟。还有严讷，也要去辞行一下。

酒菜上来，徐中行端杯，说，茂秦，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时再能相见？

明年不来，后年一定还来。这就好，那我盼着你早些回到京师，好一块切磋诗艺。

子与，记住我的话，写诗千万不能模拟太甚！

我明白。这就好。

回到住处，谢榛趁着酒劲，给李攀龙写信：

于鳞近好！你出差河南，想必公事顺利。我即日离京，十天可到安阳。你若还在河南，可去安阳找我，让我尽地主之谊。

京师五年，蒙你多方照顾，让我感激莫名，时时想着报答。编选十四家诗，算是我效得一点犬马之劳。论诗之际偶有争执，还望老弟海涵。愚兄一介草民，自狂自卑，时勇时怯。如此前后不一、进退失据之苦，尚祈设身而想。

临纸百感，欲书又止，只好住笔。

写完，封入一个信封，托付给店主：一定要把这信交给刑部的李攀龙大人。

谢榛这次走的是早路，坐马车，经过保定、定州、顺德、邯郸，于一天即将天黑时分，到达安阳。

五年了，安阳大街给谢榛一种陌生感。这里一座楼，那里一处房，都是以前没有的。有的路经过整修，变得平坦一些了。安阳虽然不是故乡，但谢榛仍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。

谢榛毕竟是磊落豪爽之人，下来马车，大步向家中走去。

走近家门，谢榛没有马上敲门，而是凑近木门，闻了闻大门的味道。自然，与五年前相比，陈味是增加了。谢榛的手有点哆嗦，当当敲门。

谁呢？一个男子的声音，是元炜，还是元炳？谢榛紧张着，随着大门的打开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有点胡子的男人。谢榛看了一会，才认出是老三元炜。

爹爹！元炜惊奇地喊道。他这一声很高，立即，从各个房间里走出来全部家人。

老妻头发已经半白，比自己白得厉害，皱纹也比五年前增加了许多。妻子看见自己，笑了笑，随即便想哭泣，但因儿子、儿媳在场，便把头一低，忍住了。她哽着声音说，三儿媳，快去沏茶。

孙子谢堪，也长成半大小子了。他瞪着一双眼睛看着爷爷，一时不敢往身边凑。谢榛走过去，用手摸摸他的脑袋。

老二、老三的几个孩子，最小的才三岁，被母亲牵着手，一会儿看看谢榛，一会儿看看别人。

老四、老五，已是长得十分结实。经常给谢榛写信的老五，接过父亲身上的行李。谢榛迈步走进堂屋，坐在房子北墙边的一把椅子上。

老大转身往大街上走去，他身上正好有钱，要去买一些鸡鸭鱼肉，为父亲接风洗尘。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围着父

亲，想听听京师的见闻。

谢榛叹了一口气，说，京师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、都能住的。

几个儿子虽然上学不行，但并不笨，所以就另开话题，谈起安阳这几年的事情。谢榛关心赵王，便问，赵王府有什么消息吗？

没有。每年，都是顾叔叔把银子送过来。

老大买来食物，放到灶房。谢榛妻子与几个儿媳，一块拾掇起来。

用了一点时间，饭菜上桌，谢榛与五个儿子一起，开始吃喝。妻子则与儿媳、孙子、孙女们在另一间屋子里，吃起饭来。

五个儿子分别敬谢榛酒。谢榛一一喝下。他免不了想起在京师时，与李攀龙等人喝酒时的豪爽。朋友之间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，酒兴易于发挥到极致。而与儿子们，则须端着架子，自然有所拘束。儿子们见了父亲，心里高兴。这样，兄弟们便相互敬着大喝起来。

谢榛说，你们兄弟多喝。我老了，少喝一点。

最后，把元烛喝多了，抱着谢榛的右腿哇哇大哭，说爹爹，你这一去五年，让我好想你，我好几次想去京师找你，我娘不让我去。

谢榛也有点动情，说，为父何尝不想念你们，但为了扬名天下，只能在京师苦熬。

元炳见父亲不愿意多说，并且呵欠连连，便把弟弟拉起来。五个兄弟相继走出，屋里只剩下谢榛一人。

妻子走进来，用一只盆子盛水，让谢榛洗脚。谢榛把脚伸进不冷不热的水中，顿时浑身舒服。他扭头看妻子，正与妻子的视线相遇。妻子用手摸着谢榛的头发，感觉又干又涩。鬓角，有了差不多一半白发。妻子说，在外面这些年，想过家没有？

(未完待续)